

漢書補注

寶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寶嬰字王孫補注齊召南曰史記無嬰字觀景帝語孝文皇后從

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

故云父世也先謙案索隱說是言自其父以上世為觀津人故說

河其親早卒葬觀津薄太后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則非自嬰父

始居觀津明矣觀津屬清河後更屬信都耳在今冀州武邑縣東

南喜賓客師古曰喜好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補注

先謙曰百官表詹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

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

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干庸反補注宋 太后驩

嬰引卮酒進上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

相傳漢之約也上何曰得傳梁王補注先謙曰史太后由此憎嬰

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注也

余按師古注例無何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補注先謙曰案胡注

之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孝景三年吳楚反補注先謙曰史

云吳王濞行珠玉金帛賂諸上察宗室諸寶無如嬰賢師古曰宗

姓親也諸寶總謂帝外家也曰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

也補注沈欽韓曰索隱案謂宗室之中及諸寶之宗室也又姚氏

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國改氏由以

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余按

下文云灌夫得寶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則宗室單指寶氏明矣

禮外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

姓女子子婦通名外宗則外戚為宗室信矣顧炎武云凡人之同

宗者即相謂曰宗室左昭六年傳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

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此又宗室通稱

之證也先謙曰下文舉諸諸寶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又俱外家

史記作俱宗室外家此寶氏宗屬稱宗室明證此文宗室在諸寶

之上自是帝之同姓親富以顏馬說爲正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固辭謝病

任不足

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已讓邪迺拜嬰

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盜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

賜金陳廊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補注先謙曰說文廡堂下周屋無廊字新附廊東西序也本

書通用郎輩仲
傳注利覽一而

舒傳巖曰是也自來釋廊廡者竝訓爲堂下周屋
後漢書引聲類可證案釋名大屋曰廡廡幬也幬

覆也。廟雖廡舍屋也。侯覽傳注。

也是廡爲屋舍無疑後漢順紀靈紀注竝云廡廊廡廊下周屋也據此則廡是廊下之屋而廊但是

東西廂之上有
說文新附以爲

周檐下無牆壁者蓋今所謂遊廊軍吏過輒令財東西序是也廡爲門屋所未聞也

取爲用

師古曰財與裁同
謂裁量而用之也

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補注錢大

趙昕曰時
吳楚

樂布擊齊酈寄擊趙滎陽在南北之衝東捍吳楚北拒齊之兵有周亞夫自將非嬰所得監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

爲大將軍
得遙制之

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

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

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補四年立粟
 注宋祁曰注特字當作時字

太子

師古曰栗姬之子敬曰栗太子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敬呂嬰

為傳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補注宋祁曰爭謝病屏居藍田

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補注宋祁曰邵本無藍字居下著點越本作屏居田南山下若只云田南山下即當作田字今藍田

為是先謙曰宋說是李廣傳亦云廣屏居藍田南山數月諸寶寶

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補注先謙曰秦策注拔得也

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間祇

加慰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慰怨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

祇謂短衣類說誤有如兩宮爽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爽怒貌也

必整人此借爽為整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嬰然之乃起

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寶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曰

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惜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太魏其

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薄之行也

今俗言薄沾沾喜許吏反易音弋鼓反補注宋祁曰所本注
作錢大昭曰沾即姑字說文姑小弱也一日女輕薄善走也一
曰多技藝也言魏其自以為多技藝而輕薄自喜不勝丞相之任
先謙曰沾沾自喜猶言謂謂自得也說文沾水名又益也無自喜義
何奴傳願無喋喋沾沾通佔佔衣裳貌也益謂衣裳整齊之貌與
張說自整頓意同疑沾沾通佔佔衣裳貌也益謂衣裳整齊之貌與
太子事謝病數月復起出處輕率帝故知其多易難以持重張以
為多輕薄之行又難已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失之官本薄作易難已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補注先謙曰官本有蘇林曰蚡音脆鼠脆扶粉反十一字注
扶粉反本係兩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補注先謙曰外戚
音疑此注誤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寶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
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寶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
為諸曹郎又補注齊召南曰史記無曹字據徐廣注亦不作郎官解
廣曰諸郎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史記方盛上有後字則似寶嬰七
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先謙案史記方盛上有後字則似寶嬰七
字與上生長陵相屬為義王皇后生武帝在景帝元年其前尚生
三公主嬰為大將軍在景帝末年甫及十餘歲何能以材辨稱漢
之理且蚡以是時生至孝景末年甫及十餘歲何能以材辨稱漢
書刪後字以寶嬰已為大將軍方盛為句連下為文是也疑史文

失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

姓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康成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

然則姓之所生又禮記子姓之冠孔穎達云姓生也孫是子所生

公族其親疏先後自有次第顏說以姓為子固失之至毛公不知

公姓之為公孫乃以為同姓而反謂公族為同祖其外刺又甚矣

先謙曰洩釋隆云史記作如子姓此作如子姓於義雖通究是說

字案凌說非也王引之云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及孝景晚節盼

姓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男子則否當依吳說

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為中大夫辯有口補注先謙曰史記學盤孟

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孟二十六篇雜家

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

記盤作榮集解引注史作使作下有銘字九作六之書作文書

王皇后賢之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王太后賢之在景帝孝景崩

武帝初即位盼已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盼新用事卑下

賓客師古曰下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欲已傾諸將相

師古曰傾謂踰上所填撫多盼賓客計策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

越而勝之也

古曰填補注王先會丞相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慎曰按此

傳藉福史記皆作籍福通志氏族略云籍氏出於伯氏晉大夫荀

林父為中行伯孫伯嚭以王父字為伯氏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

或言晉文侯仇弟陽叔伯嚭晉為三家所滅籍氏播遷於宋故春

秋有籍談漢有籍祿籍福皆曰籍為氏此籍福當是籍福御覽三

百六十九人部引此文及通志九十二寶嬰等傳並作魏其侯

籍福隨志謂籍福是宋人所見漢書本作籍福也魏其侯

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補注先謙曰史即上已

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

日言其尊貴有讓賢名補注先謙曰史蚡迺微言太后風上日師古

同一等也讀曰於是迺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

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

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已毀去

矣補注宋祁曰江南本能使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

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之為也

為之推車穀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

注文下有索隱謂除關門之稅入字後人誤加案文帝十二年除

關無用傳景帝四年以七國新反復置諸關用傳出入至是復欲

除之服曰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曰興太平舉謫諸寶宗室無行

說是者除其屬藉補注先謙曰官本謫作請藉作籍史記謫作諸外家

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曰故毀日至寶太后補注先

於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

曰寶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

宮寶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補注先謙曰胡注漢長樂

東宮亦謂之東朝新垣迺罷逐趙綰王臧補注先謙曰太后陰求

平事見文紀郊祀志上下棺而免丞相嬰太尉蚡曰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

翟為御史大夫嬰蚡曰侯家居蚡雖不任職曰王太后故親幸數

言事多效

師古曰效

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

曰橫恣也音胡孟反

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

上曰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補注周壽昌曰大司農當為大農令時尙

未更名大司農也

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

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

蚡為人親

侵生貴甚

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補注先謙曰集解韋昭曰侵音侵短小也又云醜惡也索

隱云顏說疏也案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先謙案通志田蚡傳注侵上聲短小也生貴甚索隱說是蓋蚡方幼時已為外戚尊

貴矣故曰

又曰為諸侯王多長

張晏曰多長年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

師古謂生貴甚也又曰為諸侯王多長

年幼也齒歷方久蚡曰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故云富於春秋也

其輕薄附著大材也補注先謙曰肺附史非痛折節曰禮屈之天記作肺腑下同案當作梯附說詳劉向傳

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曰尊貴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

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

吾亦欲除吏

師古曰凡言除者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

史記云君何不遂取武庫此怒語也漢書省君何不三字
意遂不明先謙曰是後通退謂後稍敘退也顏說未晰
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注錢大昭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鄉補

東鄉特坐亦言其自尊抗之意王尊傳尊刻奏丞相衡與中二千

石大鴻臚實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實等西鄉衡更爲賓布東鄉

席起立延賓坐衡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惠於公門之中

亂朝廷爵秩之位樓護傳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是

東鄉爲上也沈欽韓曰北鄉史記作南鄉是也士昏禮贊見婦于

舅姑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南面是東鄉尊於南鄉也說苑君道

篇郭曉曰今王將東面曰指氣使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是東面尊於南面

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是東面尊於南面

也先謙曰北常爲南沈曰爲漢相尊不可曰兄故私橈師古曰橈

說是也王信後封蓋侯曰爲漢相尊不可曰兄故私橈師古曰橈

教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爲諸第之長也以甲

反曰官本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

長作最也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清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音之欲反也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清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後房婦女曰百數諸奏珍物

云旃旗曲柄也所以前奏士取也後房婦女曰百數諸奏珍物

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補注先謙曰史而嬰失寶太

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忘驚師古曰驚與儻同補注先

唯灌夫獨否補注宋祁曰南本否作不顧余謂不若作否先諫曰

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補注錢大昭曰墨與默通史記賈

注默默不得意也孫叔敖碑云其意常墨墨釋釋云以墨為默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師古曰灌薦也嬰薦孟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漸本常並作至二

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

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請孟為校尉夫已

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也補注先孟年老潁陰

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補注先諫曰孟年老太尉亞夫不欲用故

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漢語

鋒陷陣潰圍旁人觀曰壯哉此君欽問自矜遂死軍案此傳云張

孟但舉其字文不全也先諫曰此蓋別一張孟孝也孟蒙灌姓不

得云張又名字漢法補注宋祁曰漢法浙本作軍法從軍是此自

不符沈臆斷也法此本書改史記也二父子俱補注先謙曰偕從軍也有死事得

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曰報父仇張晏

奮厲也補注先謙曰高紀注若及也一說若或也禮記文王世子

注先聖周公若孔子疏云若是不定之辭此言願取吳王頭若將

軍頭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善素與己

善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

日戲大將之旗也讀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後還走漢壁師古曰

與磨同又音許宜反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

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創少瘳師古曰瘳差又復請

將軍曰番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將軍壯而義之恐

亡夫遁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補注先謙曰夫曰此名聞

天下頽陰侯言夫補注先謙曰夫為郎中將補注劉敞曰當云中

也先謙曰中郎郎中俱有三將史傳但稱中郎將郎中將劉氏見史記作中郎將故有此說也西南夷傳上以唐蒙爲郎中將司馬相如傳作中郎將往賓之與此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同蓋轉寫積謬其可究證矣

不稱由是復爲代相武帝卽位曰爲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

交輻湊而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

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夫醉搏甫師古曰搏

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

安夫爲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己之

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鈞等也補注

先謙曰諸執謂諸勢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稱多也下輩下

豪也史記作諸有勢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稱多也下輩下

中故寵薦也補注先謙曰下輩謂輩行之下於我者年少及在己

左者皆是也故下云士以此多之下等之人何容寵薦顏說非

士亦已此多之師古曰多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

言許人必信之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

也喜音許吏反

七

數十百人

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師古曰波

橫潁川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

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氏族

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

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

師古曰以夫居

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及賓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

後棄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

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平慕

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補注宋

史記排作批棄下有之字集解引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

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與此

注異蘇注較此文為長索隱持彈案漢書本作拌彈據此孟注彈

上脫一拌字又引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其相依引也批音

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

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讎執懶案玉篇根執也廣雅根引也注

文根格當如宋說正文及史記根並從木蓋借根為根今人輒欲

竄易為根

又失之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

爲聲勢也師古曰相率引而致於尊重也爲音于僞反其游如父補注先謙曰兩相援引藉重也爲如字讀張顏說皆非

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相蚡

蚡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

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况賜也補注沈欽韓曰蚡見爲丞相而稱之將軍史駁文夫安敢

已服爲解師古曰解謂解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補注先謙曰索隱案服謂期功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

也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辨具酒食補注將軍旦曰蚤臨旦日明先謙曰具史記作帳具

旦也蚤古早字補注蚡許諾夫曰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先謙曰蚤早借字

多夜洒埽張具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寄反至旦補注先謙曰至旦二字連上爲文言嬰洒埽張具自夜達旦

旦勞擾之甚也若作至補注先謙曰至旦二字連上爲文言嬰洒埽張具自夜達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補注先謙曰司

讀曰伺下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曰夫曰服請

不宜師古曰不當忘也補注先謙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

師古曰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尙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

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鄂謝曰吾

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

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

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夫從坐上語侵之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

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補注宋祁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先謙曰

史記作丞相宮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則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非此日卒飲去後即請也明浙本去字衍

可曰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

日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

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

可補注先謙曰言魏其愛數頃田上有何字語意較明且灌夫何

與也師古曰與讀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武安出此大怒灌

夫魏其疑此怒元光四年春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以蚡言灌為當是三年是也說見下

字係怨字之誤

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螯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金與語言補注先謙曰淮南事見下賓客居閒遂已俱解

師古曰兩家賓客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子康王嘉女太后詔

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已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補注先謙曰史記過上有得字得過言得罪也若但云過則文不成義疑轉寫奪得字

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補注王

集解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子案據下文夫行坐皆避席

酒至淮賢云長者為壽是為壽即大行酒也如說非

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也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

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時坐客半

嬰故人其餘半則皆膝席不加敬嬰

夫行酒至蚡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霍夫

不悅起行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酒至武安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

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嘻強笑也音許

其反補注劉攽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時蚡不肯不為盡

也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補注周壽昌曰賢穎陰侯灌嬰孫改封臨汝賢方與程不識

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

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

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補注王先慎曰史記韋注咕囁附耳小

語聲也說文咕作誦作誦古通用先謙曰女曹兒史記但作女

兒以耳語乃女兒態也中加曹字則文不成義女曹兒當為女兒

曹頡訓為兒女輩則曹字當在下明矣御覽四百六十六人部

引正作女兒曹 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孟康曰李廣為東

此轉寫誤例 補注齊召南曰孟說非也漢以長樂宮為東宮太后居之天子居

未央宮在長樂西據李廣傳廣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為長樂

衛尉是廣衛西宮 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蘇林

而不識衛東宮也 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

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補注王先慎

曰漢紀比下云李將軍 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 晉灼曰新

者李廣也夫素所敬也 不止也補注先謙曰穴匈史記作 坐乃起更衣 師古曰坐謂坐上

陷胃集解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 久坐者皆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 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

以其寒暖或變也 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

為麾夫出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魏其侯去麾龍夫出疑漢書此

不得出若夫出何云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魏其侯去麾龍夫出疑漢書此

益驕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師古曰驕謂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也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師古曰驕謂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召宗室謂請召之為客也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召宗室

因有太后詔而行之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召宗室

謙曰官本注文在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召宗室

不敬之罪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召宗室

諺據此知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召宗室

有詔下乃宋榮移置也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召宗室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不為敬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召宗室

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案其前事漢書奪案字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召宗室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召宗室

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召宗室

為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禮記表記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

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

罪丞相與太后家注師古曰相逆也逆也注音悟補注錢寧可救邪

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注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

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注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立召

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注如

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曾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注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魏

不可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曰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

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注師古曰度因言蚡短蚡曰天

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注補注先謙曰官本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注師古曰倡樂人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

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叩視天俛畫地注張晏曰視

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即讀曰仰補注王

文彬曰案視天畫地辟睨兩宮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語意一張晏曰占太后

貴張於下文云幸有反者當為將立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

大功此乃云欲作反事自相矛盾與帝吉凶之期

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作睨睨音吾計反幸天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辟倪索隱引埤蒼云睨睨謂邪視也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

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

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

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強盛也荷音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

何補注宋祁曰荷字當從浙本何可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已誅也補注先謙曰

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轅

轅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轅轅謂蹈踐之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不靡反補注王先慎曰新書大都篇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安國云所謂者丞相言亦是唯明主

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補注宋

字當從浙本作復若作後即在一時何容更有前後也先謙曰宋

說非也一時之言亦分前後史記亦作後不敢堅對漸本作復形

近誤耳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

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蹶小之貌也張

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

補注沈欽韓曰當時對不堅故上怒其局趣本傳以此左遷先謙

曰正義引應注者作馬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入上食太

是官本注貌下無也字后補注先謙曰帝於太后循孝道有上食之禮也史記張耳傳趙

王旦夕祖構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莊子宰人上食王三

環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曰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

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

史記乎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

作矣慈銘曰一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眾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

說非也信者乎師古曰設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

猶脫也子蚡太后同母弟故

言俱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石建爲 蚡已罷朝出止車門補注王先慎曰止車門名

上分別言兩人事此省事字 御覽百八十三居處部引洛陽故宮名有南止車門東西止車門

玉海百七十宮室部後漢兩魏皆有止車門而不及前漢蓋疏漏

也 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

孺其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

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補注何焯曰安國

行五百金於蚡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也李慈銘曰注版授爲板

援之誤集解引作板援先謙曰謂無官位板援者爲禿此語不經

嬰年老頭禿故云禿翁史記作老禿翁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禿翁

亦用 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爲可喜

張說 諫曰言蚡何用多怒爲也集解引蘇林曰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

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得此文意顏說非 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 曰臣呂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齟舌 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 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

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

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

先謙曰史記此下有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正屬官也見

欺謾二字似不可省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曰便宜論上師古曰

正屬官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補注先書奏案尚書

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

正義天子崩曰大行漢舊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

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也補注沈欽韓曰玉海六十一唐故事中書舍人掌詔詔皆寫兩

本一為底一為宣崇文總目有宣底八卷案沈括筆談晚唐樞密

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

底如今之聖語簿也此蓋常行事目皆然不獨唐也况大行遺詔

豈有無副而獨藏私家者此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

主者畏蚡而助成其罪也詔有害不害也補注何焯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王念

孫曰案漢書凡言生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

功臣表活侯王恢坐使相泉矯制害當死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朕經軍傳張湯劾徐偃矯制大害律法至死皆其證何以害爲衍文蓋未考漢律也伏欽韓曰唐詐僞律諸詐爲制書及增減者絞未施行者減一等案漢論矯詔害不害或可以意輕重五年十不若唐律但分已未施行也李慈銘曰案此通尙書劾也五年十月悉論灑失支屬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五年正義曰漢書云元相蚡案五年者誤也先謙案據此是正義所見漢書本五年竝作四年此五年乃後人所改前三年之爲四年亦後人沿史記之誤改之若紀傳歧出師古不得嬰良久迺聞有劾卽陽病非不食無注足證漢書本元不誤也嬰良久迺聞有劾卽陽病非不食欲死師古曰非風疾也音肥補注李慈銘曰案史記作良久乃聞先謙曰官本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風疾作風病爲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爲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曰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避赦贖之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班固漢武故事曰上召大臣議之羣臣多是賀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詔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案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爲之託固名耳又徐廣疑十二月爲二月案漢制常以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魏其得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

何必改爲二月也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諄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灼

呼及小兒啼呼爲呼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

諄古呼字也若謂啼爲諄服則諄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補注錢

大昕曰東方朔傳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補注錢

音瓜酌之酌呼補注錢

自冤也補注錢

官本注小兒啼下無呼字若字上無也字補注錢

曰史記作使巫視鬼者補注錢

視之說文贍臨視也補注錢

曰魏其侯與灌夫其守筓欲殺之竟死子

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補注錢

廣曰建蚡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

元二年

孫卽公車晏駕補注先謙曰官

當誰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爲太

立也

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潁川陳留二

屬梁國也後漢廢風俗傳成安縣今名利望亭先

謙曰今歸德府考城縣地史記成作城通借字

後徙睢陽嘗受

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師古曰田生鄒縣人補注先謙曰韓子韓非子雜說雜家說也

事梁孝王為

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

力戰安國持重呂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

梁王呂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

師古曰曰天

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竇王所為安

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

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

曰何梁王為人子之

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

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先謙曰索隱省察也夫前日吳

楚齊趙七國反自關曰東皆合從而西嚮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為

限難

補注宋祁曰一本無難字周壽昌曰言七國自東向西梁限止其間與之為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

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

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

補注先謙曰六人安國張羽及汲黯傳吳之傅伯儒林傳之丁寬其二人未詳

楚曰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呂小苛禮竇望梁

王師古曰詩細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

見者大補注周壽昌曰言平日所見皆帝制之故出稱趕入言警

稱古曰是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

車旗皆帝所賜補注先謙曰梁孝王即曰嫪鄢小縣也晉灼曰

嫪音圻嫪之嫪鄢展曰嫪好也自以車服之好唯邊鄢之邑也師

古曰服說晉音是也鄢小縣言在外鄢之小縣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夸妬之妬作好又圻嫪之嫪禮樂志注引作圻解音丑亞反

記正文作即欲以佗歸縣集解徐廣曰佗一作紆案佗音丑亞反

誇也索隱漢書作嫪音火亞反紆音塞孟反先謙案張衡七辨西

施之徒姿容修嫪音護集韻同紆美好也索隱音火亞反則讀

為佗佗與佗同本書司馬相如傳過佗烏有先生佗亦夸也說文

無佗嫪字佗下云少女也玉篇云美女也引申之為夸美之義是

字耳紆訓縫紉其義不通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

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

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曰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

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補注宋祁曰而免兄弟不

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驪太后

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

師古曰更音工而反

由此顯結於漢

補注齊召南曰此作

一句讀史記云名由此顯結於漢意義亦遂不同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補注劉

奉世曰案蒙字

獄吏田田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

然即溺之

師古曰溺讀曰尿

居無幾梁內史缺

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漢使使

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

補注先謙曰官本徙作徒是

田甲亡安

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師古曰而汝也

甲內祖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

治乎

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

三字此不如本文先謙曰一說是也素隱取之官本注無治也也字

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

齊人公孫詭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

補注先謙曰於太后所請

之也史記作竇太后聞句讀不同

乃詔王曰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

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

故吳相爰盎

補注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

誤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

師古曰必令得之補注先謙曰官本

遺作

漢使十輩至梁相曰下舉國大索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

月餘弗得安

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

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

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

師古

日孰與猶言何如也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閒然高祖

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

師古曰三尺謂劍也

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

陽臨江適長太子

師古曰適讀曰嫡

曰一言過廢王臨江

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

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作如消事具外戚傳也

用宮垣事卒自殺中

尉府

張晏曰以侵垣垣微自殺也

何則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

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

今大王列在

諸侯誅邪臣浮說

師古曰誅誘也音成補注宋祁曰江浙本誠作怵音椿成反

犯上禁撓明法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天子曰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

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

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

還報梁事皆得釋

師古曰釋解也

安國力也

補注先謙曰據梁孝王郭陽傳安國亦因長公主入言得

釋傳不言者史文互見耳

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其王即位

師古曰共安讀曰恭

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

召五百金遺蚡

補注錢大昭曰潛夫論云韓安國蚡言安國太后能遺蚡五百金而不能賂一窮蚡言安國太后

上素聞安國賢即召蚡為北地都尉

補注錢大昭曰北地有兩都尉北地都尉治神泉障渾懷

都尉治塞外渾懷障遷為大司農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建元三年

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

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

補注先謙

曰建元六年也閩東越相攻史記作閩越東越相攻案武紀兩粵傳乃閩越攻南越漢擊閩越閩越殺王郭降此閩下奪越字耳通

志九十八韓安國傳聞下有越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

上下其議師古曰下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

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

而戰即兵不獲利補注先謙曰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

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

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自古不

則漢書本作自古弗屬為人而顧注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

本已脫為人二字矣史記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

人屬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虜已全制其敝執必危

殆臣故曰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補

先謙曰史記有則元光元年五字據下召雁門馬邑豪張晏

問公卿語與武紀同在元光二年史記誤雁門馬邑豪遣壹張晏

猶帥也補注周壽昌曰豪豪民謂其邑人之傑出者耳史記匈奴

傳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初未稱其為帥也先謙曰馬邑今朔平

州治朔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曰利致之伏兵襲

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已配單于幣帛文錦

補注先謙曰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

甚閱之師古曰竟讀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補注宋

本校字上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臣聞全代之時

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北有彊胡之敵補

宋祁曰王本改北為背子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

已時倉廩常實師古曰匈奴不輕侵也今已陛下之威海內為一

天下同任如清曰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

當從浙本作人人道轉粟輓輸已為之備師古曰輓引然匈奴侵

盜不已者無它已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臣竊已為擊之便御

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鞬高

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開服也投積其鞬若營壘也補

獨以示閉暇其高如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補注先謙曰

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曰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

人心而寬大不曰己私怒傷天下之功補注宋祁曰漸本功作公

其度量也本作傷天下之公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為文報讎雪恥

一己之私怒也案兵恤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

下之公義公借為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

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漢紀孝武紀

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議謂本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故遁遣

劉敬奉金千斤曰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

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雁門縣常谿谿名補注錢

後漢改屬雁門沈欽韓曰紀要廣武城在代州西十五里今雁門

山下州北三里有水東南流經州城外東關水又南入滹沱

或謂之常谿水一統志引郡國志云雁門有常谿水合注滹沱即

此今案司馬彪志及劉昭注無此文乃寰宇記代州下所引郡國

志蓋周隋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

之不可宿

師古曰宿久留也補注

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

足曰爲效矣臣竊曰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

王不相復樂

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

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

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

所曰不報平

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曰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

中國樁車相望

師古曰樁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樁送致其喪載樁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樁音衛

此仁人

之所隱也

張晏曰隱痛也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

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

補注沈欽韓曰商子更法篇杜摯曰利不百不契法功不十不易器是曰古

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

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補

注王先慎曰古語繇詞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

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

師古曰與讀曰豫

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曰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

足煩中國也

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

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師古曰悍勇也亟急

也沙居力反

至如焮風去如收電

師古曰焮疾風也音必遙反

畜牧爲業弧弓旻獵

師古曰以木曰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

織曰支胡之常事補述先謙曰胡以戰鬪為常事邊郡兵與則當久廢耕織以與之支也後漢郭泰傳注支猶持

也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

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

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開次下亦同隴西北地

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曰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

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邊戍然後敢牧馬

師古曰戍古疑字夫匈奴獨可曰威服不可曰仁畜也今曰中國之盛萬

倍之資遺百分之一曰攻匈奴譬猶曰彊弩射且潰之癰也補注沈欽

韓曰秦策蘇代曰以天下擊齊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必不畱行矣師古曰畱止也若是則

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補

注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錢大昕曰北發北狄地名師古注誤詳見武紀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曰飽待饑正治曰待其亂定舍曰待其勞師古曰舍

也止息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

音芳目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

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

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訓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先謙曰史記云彊

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

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曰為功師古曰陵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衝行

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衝猶橫也補注王文彬曰軍魚貫則慮其迎擊而前受迫脅併進則防其鈔截而中路斷絕

疾則糧乏補注先謙曰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

食兵法曰遣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

曰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快

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曰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曰

形逃

師古曰言美惡皆見

通方之士不可曰文亂

師古曰方道也

補注先今

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

選果騎壯士陰伏而處曰爲之備審遮險阻曰爲其戒

補注先謙曰廣雅釋

詁戒

備也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

禽白全必取

補注齊召南曰安國與王恢論馬邑之計反覆折辯較史記爲最詳

上曰善迺從恢議

陰使聶壹爲間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

曰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曰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信

師古曰示

曰馬邑長吏已

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師古曰在雁門補注先謙曰在今朔

平府左雲縣南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

衣車也重 師古曰權

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輜曰輜重重音直用於是單于入塞
反補注先謀曰史記作王恢李息李廣此缺李廣

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

音徒各反

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

補注宋祁曰
南本無也字

江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

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言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

師古曰祇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適也音支

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溜曰軍法行而逗音

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畱止也撓屈弱也逗又音住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當斬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爲逗說

文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𠂔𠂔在匿也象
遲曲隱蔽形莊子人間世篇吾行卻曲釋文卻字書作遲卻曲卽

遲曲也廣雅橈遲曲也是橈與遲同義之辭和緩不擊車于輻重而輒罷兵故曰遲橈當斬淮南汜論篇云令曰屈橈者要斬是

止也。棹，曲也。二字各爲一義，不得以逗棹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也。逗與逗字相似，世人多見逗，少見逗，故妄譌爲逗。雲，音懸。上，逗。

遲故服云遲音企以企遲聲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不可通矣應云遲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遲字之訓若逗字則不得訓為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作逗故誤訓為遲

雷師古不知逗為遲之譌反是蘇如而非服應失之矣 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曰蚡言告上上曰首為

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

恢所部擊猶頗可得曰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轡重人眾也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

流俗乃加心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古是說文熒下云從上案

下也从心又持火以尉申縮也慰下云安也从心尉聲尉取契帖之義慰訓心安此云以尉士大夫心

則慰為正字尉乃借字耳顏說非 今不誅恢無曰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曰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

取可止則止補注先謙曰明於趨避而出於忠厚補注李慈銘曰

所言所行當世俗意也當音丁浪反索隱出者去也

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似非不特文法未合攷安國為人尚為長者不得謂無忠厚之行先謙曰言智計雖工而能出以忠厚雖資利然能舉廉士四語相對為文史記贊云觀韓長孺之義貪者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足證索隱之謬

財利師古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

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遂臧固為三人此傳作至它則非人姓名矣王念孫曰索隱上音

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通它古他字壺遂

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念孫案至與邳通它古他字壺遂

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

他餘所舉亦皆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

不成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也到司馬彪至它二字解

漢書者不以至它為人姓名徒以邳讀入聲至讀去聲耳不知至

字古讀若質聲與邳同古字亦相通邳讀入聲至讀去聲耳不知至

士亦曰此稱慕之唯天子曰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

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國政字下有之

人二字先謙曰唯讀為雖言不獨士稱慕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

之也顏注天子一人訓唯為獨非王念孫云據顏注亦字當在唯

天子下今誤倒說史記汲黯傳宏陽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

也語意正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

與此同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尊引而墮車跛蹇也補注宋祁曰古本引字

車蹇上有奉字他本只云引子謂作奉引為是沈欽韓曰續志乘

與大駕公卿奉引案引前導也先謙
日史記作奉引官本注尊作導是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

蹇甚迺更已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
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瘳復為

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
龍城在元

衛青傳先謙曰龍城即龍城
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

材官將軍屯漁陽
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匈奴傳青等破龍城在元

西殺太守入漁陽安國為將軍屯漁陽
班氏偶未審遂沿其訛耳捕

生口虜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生虜是也生虜即虜之生口言匈奴

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
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請且罷

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
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匈奴傳元

未入上谷二年乃入上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
谷漁陽此承史記之誤

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
補注先謙曰匈奴傳匈奴圍安國

至匈奴遁去
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

與此微異

入東方

補注先謙曰欲令安國當虜

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

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此去二字文義不明安國

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

師古曰冀得罷歸以微幸也他皆類此補注先

謙曰注微幸官本作爲幸案幸與也此種狀

即微幸也迺益東徙意

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以元朔二年中卒

壺遂與太史遷等

定漢律厯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

補注沈欽韓曰燕丹子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韓

非十過篇知伯之爲人

深中而少親案燕中者少親則上方倚欲深中爲篤行矣先謙曰深中篤行史記贊作深中隱厚

曰爲相會其病卒

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綺反補注宋祁曰倚欲斯本作欲倚先謙曰史記贊云會遂卒下

云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勒躬君子也

贊曰寶嬰田蚡皆曰外戚重

補注何焯曰史公記云皆以外戚重復申之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貴在日月之際其區分兩人尤嚴

灌夫用一時決策

師古曰謂馳入吳而各名顯

補注王念孫曰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名顯者用亦以也言實田

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竝位卿相乃總承實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為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為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為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蚡負貴而驕溢

師古曰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負恃也藉福區區其間惡能

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補注曰參會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擊而

顛墜李奇曰擊極也補注王先慎曰見器謂上欲用為相也書西

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釋詁擊臻也臻至義同臨其華猶言及其至謂安國將至相位李說微隔陵夷曰憂死師

口陵夷即陵遲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

也言漸卑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師古曰言自己庫為之非由命也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烏葛反補注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

曰共讀曰恭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膠西于王端師古

下皆類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以爲諡補注沈欽韓曰禮

文王世子注云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李慈銘曰于迂古通用

故顏以遠字訓之先謙曰史表索隱云諡法能優其德曰于與顏說異但考端之爲人不常有美諡也 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己孝景前二年立補注齊召南曰漢代賢王河間稱首史記五宗世家文大節略自此

以下云云並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其是也

漢書所補也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

金帛賜弓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曰千里為遠而自致也

與山同補注宋祁曰加字新添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先謙曰宋

說不可解御覽百五十引亦作加金帛賜或有先祖舊書多奉弓奏獻王者師古曰故

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

無實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

用耳漢先故稱先秦猶言前朝耳秦代焚書以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

者禮經也非內府遂無藏書也顏說不詞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

十七篇禮記七十子後學所記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

戴記在後故孟子老子之屬補注先謙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

師古特解之爾雅皆置博士河上公序老子云親以所注老皆經傳說記七十

子授文帝此云孟子老子獻王所得其說不同

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弟子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立

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補注齊召南曰按儒林傳毛公治詩貫公傳左氏皆為河開獻王博士並當時不立

於學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

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

官者被音皮義反造音干到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顏注謂所嚮必行也

也作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此文傳寫誤也通鑑胡注顏注非

為所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先謙案被服胡說是也顏訓造次

行止也皆有矩度史記作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則謂不服奇衰不苟

行止也集解引杜業奏亦云被服造次必於仁義皆以被服造次

苟且之後儒訓造次為急遠山東諸儒者從而游

官本之作多史記亦作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多從之游者字誤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辟雍明

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補注齊召南曰藝文

志有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先謙曰案胡注云謂對三雍宮之

制度非召對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師古曰中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已手指

音竹仲反文約指明物也他皆類此補注沈欽韓曰指當為指說

文廣雅並云指借字顏望文生義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

謙曰沈說是指借字顏望文生義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

曰聞中尉掌武職常麗人姓名王曰補注李慈銘曰日王身端行

前漢五十三

二

治師古曰端溫仁恭儉篤敬爰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

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補宜諡曰獻王補注

曰案集解引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

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

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驚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策

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何焯云策

諡之詞褒崇若此知業語為無稽先謙案史表武帝元光五年子

獻王來朝即王之二十六年也歸後即薨此自當時流傳之誤子

共王不害嗣四年薨補注先謙曰不害表作不子剛王堪嗣十二

年薨補注先謙曰堪史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

史表世家同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終於頃王十三年當太

本表作緩誤初四年也據本表孝王天漢四年嗣是頃

王以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年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年

七當作六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年是孝王呂三年薨正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

懷王故姬廉等呂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補注錢大昭

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

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

補注何焯曰少史卽少使外留

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般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

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

師古曰房陵漢中縣補注先謙曰據表建昭元年廢居數年坐

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元字引立十七年

補注宋祁曰姚本七作五先謙曰表亦作十七年姚

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元字本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

如清曰漢官北邊郡

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爲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

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其益封萬

戶二十七年薨子尙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開

補注先謙曰史記開作闕于兩見

呂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

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呂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

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四年表繫中三年此及本表作三年案景紀榮死繫中二年三月史記景紀同作三歲是也坐侵廟壩

地爲宮先謙曰景紀作侵太宗廟地乃臨江國所立廟也上徵榮

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子景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曰爲行神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

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故祀爲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

好遠游而死於道因以爲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

曰爲嫫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嫫祖黃帝妃無爲行神之祖因

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職祭脯酒而已言嫫祖黃帝妃無爲行神之祖因

道則用黃瓶或用狗曰其瓶血爵左輪文彬按祖始行也爾雅祖始

倣首皆始也今人始行曰倣裝曰首塗與祖同義聘禮鄭注祖始

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奠於轍爲行始也詩傳

轍道祭也謂祭道之路神據此是祖爲行始於轍時致祭故謂之

祖非曰祖爲行神乃謂行祭曰祖也觀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釋幣

於行者之門是曰委土爲山象據此則既上車軸折車廢廢師古曰江

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云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荆州圖副

榮不曰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萬皆音

道終也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萬皆音

音王恐自殺補注先謙曰史記景紀云即死中葬藍田燕數萬衛

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亾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

被廢後乃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補注先謙曰前云魯共王餘此及下文恭當曰孝景前

二年立為淮陽王補注先謙曰景紀前三年吳楚反破後曰孝景

前三年徙王魯補注先謙曰據好治宮室苑囿狗馬補注沈欽韓

魯恭王好關雞鳴及鷩雁養孔師古曰季年好音師古曰季不喜辭師古

音許吏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辭下為人口吃難言補注先謙曰說

文吃言補注先謙曰表同史表世家並作二十六年

史記是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與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

此誤也補注錢大昭曰易蒙初六曰往吝說文兩引之一曰吝恨

雅也補注錢大昭曰易蒙初六曰往吝說文兩引之一曰吝恨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于頃

王勁嗣二十八年薨

補注先謙曰

子文王駿嗣

補注宋祁曰

十八

年薨

補注先謙曰

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郤

鄉侯閔爲王

蘇林曰郤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補注

是也閔爲駿弟則爲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郤庫令良下文云立尊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

王莽時絕

補注先謙曰表云莽篡位貶爲恭王初好治宮室

曰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云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

營壞孔子舊宅曰廣其宮間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

中得古文經傳

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

江都易王非曰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

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

故吳國

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補注

呂軍功賜天子旗

補注

日御覽百五十引旗上有旌字

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

史記亦作賜天子旌旗此脫

擊匈奴上不許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非好氣力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

雜記江都王勃捷能超七尺屏風

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

補注先謙曰非事亦見董仲舒傳

二十七年薨

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十八年史表世家並作二十六年據表王建元朔二年嗣是易王以元年薨正二十

六年此傳表並誤

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

聞其美私呼之因畱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

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

補注先謙曰考按問也

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服舍

師古曰倚廬室之次也

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

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

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

師古曰女弟即妹也

補注先謙曰據表是時蓋侯王充也

曰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建又盡與其姊弟姦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

補注王念孫曰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為陵

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潤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其母幸立之

曰蘇林曰茶音食邪子為易王嗣

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

蘇林曰茶音食邪反補注宋祁曰浙

本注文無反字云茶音琅邪渣化本郎邪反皆未安錢大昕曰廣韻余姓有二其一以諸切秦由余之後何氏姓苑云新安人此余字本音其一視遮切見姓苑出南昌郡此卽茶之省文今人妄造余字讀如蛇音非也告建注亂不當爲後

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

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問之師古曰易王卽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

與書戒之補注宋祁曰恭當作共先謙曰太后卽程姬也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愼無復

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誼語之意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補注先

謙曰百官表諸侯王太后泣謂吉歸曰吾言謂而王也師古曰謂告國官有謁者吉其名

王前事漫漫補注先謙曰後漢仲長統傳注漫漫猶縱逸也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

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般也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

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曰

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讀爲

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補注沈欽韓曰雷波卽雷塘在揚州字記雷塘在揚州江都縣東北十里先謙曰九域志雷陂在揚州

府江都縣有臺高二尺南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充記郎吳王渢之釣臺也

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教止宮之並死殿中也

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竄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露其形也音來果反補注沈欽

韓曰八子承秦女官史記秦昭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

王母芋八子孝文王母唐八子師古曰鈐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

髡鉗呂鈐杵春類也音弋全反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般不

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

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四據手及足據地也專為淫虐自知罪多

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其使越婢下神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越婢越女解與郎中令等語怨望補注先謙曰百官表

諸侯王國官有郎中令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

也覆音芳目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訓覆為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

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

也必叛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

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

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

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

圖遣人通越繇王閭侯補注先謙曰越繇王閭粵王無諸孫繇君丑也見兩粵傳繇音搖閭侯蓋其所屬

遺呂錦帛奇珍繇王閭侯亦遺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葛也臣瓚服虔曰音蓀細葛也

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虔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

之葛布也曰荃及葛遺建也補注先謙曰說文荃芥胞也經細布

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作細葛布也廣韻經細布別名通作荃沈

欽韓謂荃不當為絰引寰宇記廣湖等州土產蕉布竹布皆緝其

皮為之廣東新語云蕉竹之屬皆荃也足廣異聞要遠古義矣官

本注音蓀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犀甲翠羽煖熊奇獸數通使

往來約有急相助謂師古曰約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

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也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

歲至生又無驪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

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戰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

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殺節反具師古曰有司謂捕誅索搜也

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補注先謙曰吏議皆曰建失臣二千石郡守也

于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

誅所不赦當曰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其國問之補

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補注對當

云建立地入于漢爲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補注先謙曰

年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侯子宮爲廣陵王師古

曰盱音許于反盱音怡補注先謙曰王子侯表盱台侯蒙之江都

易王子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是建弟即蒙之也諸侯王表宮以易

王庶孫盱貽侯子紹封則宮奉易王後莽篡國絕爲蒙之子廣陵表作廣世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爲人賊盤又陰痿師古曰盤古戾字也言其性賊害而

恨戾也倭音萎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上也一近婦人病數月有

所愛幸少年已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

師古曰數音所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師古

也益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大半端心慍

遂為無營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營營財也省視也言

故為此頗失之沈欽韓曰齊語營相也相功其費注營量也呂覽知度篇

營功丈而知人數矣注營相也相功其費注營量也呂覽知度篇

非以徵篇發心愾忿而不營前後者可也禮記少儀不營重器

注營思也並是此營省義蘇說得之先謙曰無營省若今言諸事

不理言端含怒遂一切沒無恩省故致府庫壞漏盡腐財物已鉅

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注

先謙曰索隱謂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

師古曰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曰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

藥殺之所已設詐究變師古曰彊足已距諫補注先謙曰距拒借

之古本作距知足曰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曰法故膠西小國

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補注先謙曰端事又見董仲舒傳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

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曰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其師古曰共諂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

持詭辯曰中人也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

石欲奉漢法曰治則害於王家是曰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

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曰為單衣補注王念孫曰案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帛布單衣賤者之服也帛與帛字相似

因誤為帛帛字誤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斯為曲說矣王先

不得言衣帛布也慎曰王說是御覽六百九十一引此傳文正作帛布單衣先謙

曰帛布衣蓋隸役所服故下云行迎除舍令人不疑是王也白

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補注宋祁

除二千石舍則除舍非連文明矣言自行迎之也又為婦除其舍也

多設疑事曰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

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曰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

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五十餘年案史表終於太初四年彭祖相時立五十五年此總其立至薨年計之故云六十餘年也

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曰罪去大者死小者刑曰故二千石莫敢

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椎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椎者禁他家獨王家

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椎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

權音角會音工外反補注宋祁曰椎從木從手者非是沈欽韓曰

廣雅椎犴獨梁也按獨梁惟一人得行章昭云椎者禁他家獨王

家得為之是此義唐律諸買賣不和而較因取者紐紐職職轉

棋則較與椎通也先謙曰會會計也總計賈人入多於國租稅曰

財物而征椎之故曰椎會賈者之賈讀曰價

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祿

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祿鬼俗也字或作覿淮南子曰荆人鬼

作巨衣反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視察也督常夜從走卒行

徹邯鄲中師古曰徹謂巡察也音工鈞反補注先謙曰諸使過客

說文徹詣也公卿表有漸徹徹循謀賊盜

呂彭祖險陂莫敢畱邯鄲

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

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

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弟字事詳

充又使人椎埋攻剽爲姦甚眾

師古曰椎殺人也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

音頻妙反其字從刀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椎埋卽掘冢也新莽者謂之埋師古注非沈欽韓云南史蕭穎達傳梁州有古墓名曰

尖冢有欲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是椎埋爲發冢之徵矣淮南人開訓掘藏之家必有殃高注謂發冢得伏藏卽

椎埋意也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

師古曰呂勇敢自隨贖丹罪上不

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

師古曰慮音慮求復

立丹爲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

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呂征和元年薨

補注先謙曰據表彭祖立六十三年薨征和元

年頃王昌嗣是彭祖以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

太始四年薨此文誤也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

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

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

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曰親

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府雞澤縣東二十里紀

要征和二年為平干國是為頃王十一年薨補注宋祁曰頃王二字

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補注宋祁曰五當作二先謙曰宋說非

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案元鳳元年繆王元嗣二十四年大鴻臚禹奏

補注錢大昕元前曰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

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

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

宜立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十一年楚滅蔡傳文曰虎通與滅蔡

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曰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勿冤黽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爲是枉見殺也補注皆曰

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諸侯王

自巳骨肉至親先帝所巳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師古

曰錯雜也言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

其地相交雜斯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大體篇不咎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巳

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索難知侵冤補注先謙曰諸侯王多自以爲見侵陵冤屈也本書凡言自

以爲不冤也此類甚多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

濟川王明來朝補注先謙曰案濟川以是年廢據史表天子置酒

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補注沈欽韓曰或謂此對疑亦文

魯恭王得文木一枝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臣聞悲者不可爲索

山王爲賦云云恭王大悅則勝固優於文者臣聞悲者不可爲索

歛師古曰案古累字累重思者不可爲歎息師古曰言聞歎歎故

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

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

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雍門子

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

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邑爲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見孟嘗君死無已

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涪曰雍門子已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

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

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

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補注沈欽韓曰如

說見說苑善說篇齊策又有一雅門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

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妙精微也補注先謙曰幼讀曰要

夫眾煦

漂山

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煦音許句反又聚蠶成霜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補注劉奉世曰煦吐沫也

師古曰蠶古蚊字雷古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

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補注沈欽

韓曰韓非內儲上龐恭謂魏王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而成虎秦策莊語王稽曰三人成虎十夫採椎先謙曰執固執也

謂執言有虎喻人口多

是曰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

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

師古曰烝庶謂眾人也

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

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
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師古曰言積載輕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
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能飛翔者曰羽翮扇揚之故也補注沈
欽韓曰魏策作羣輕折軸秦策眾口所移無翼而紛驚蓬羅潛然
飛亦此意先謙曰劉覽百五十引散輕作聚輕而紛驚蓬羅潛然
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潛垂涕貌
內美兮與此同義此靖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舒也音山敢反
王自言不得訓為皆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舒也音山敢反
又音力明月曜夜蟲蟲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音宵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
支反補注先謙曰文選王仲宣公諫詩注蒸塵埃抃覆昧不泰山師古
熱氣也此言鬱滯之氣與雲平列為義亦布散也昧暗也抃音鋪補注錢大昭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
曰泰山上脫見字先謙曰官本有見字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
關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雍雍塞反諛言之徒蠹生師古曰蠹生言
與銓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
同師古曰蠹小鼠音奚補注王文彬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治
熏國何忠對曰鼠者不可灌之君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
亦國之社鼠者鼠者不可灌之君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
鼠穿其開掘穴託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施此鼠之所

以不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補注先謙曰肺當位

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也葭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葭莩裏之白皮

至薄者也葭莩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莩也葭莩葉裏白皮也

也補注宋祁曰顏以晉說未明故申云葭莩字並作裏校去葉字裏字

非以裏作裏則誤景德本葭莩葉也裏字並作裏校去葉字裏字

並裏先謙曰官本張注葭莩也作藍葉也當衍葉字葭莩雖有相著

之親然至微傳況疏遠小臣並此微薄之親亦無之也正與鴻毛

之重對文顏云喻著其義不明疑有脫文宋說裏字並裏亦有誤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賓卻骨肉冰釋退也冰釋言銷散

也讀音必刃反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橫分也師古曰伯奇

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謂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詩云我

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

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

雅小弁之詩也怒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

病也言我中心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

疾也臣之謂也具曰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

奏諸侯事師古曰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曰

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

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補注錢大昕曰按地理志諸侯王國

皆止四縣蒲川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縣東平楚皆

七縣痛疑漢初大封同姓茂據天下之半文景以後稍有裁制然

諸侯王始封往往兼二三郡之地其以罪削地者史亦不多見何

至封域若此之小及讀勝傳始悟諸侯王國所以日削者由王子

侯國之多以表徵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間二十三

人川二十一人魯二十人王國之食邑皆入於漢無怪封圻之日

楚矣郡領縣多者無過於琅邪東海琅邪縣五十一東海縣三十

八琅邪與城陽舊川膠東高密四國都東海與魯泗水楚城陽諸

國都侯國之析置者多屬焉此所領之國所以多於它郡也中山之

陸成法新處安險皆常為侯國改屬它郡矣駱駝諸侯以

舊封益之如北新成劉向以為涿郡復封所封又是帝子故消以

中山亦是後來勝為人樂酒好內五教反補注周壽昌曰左傳齊

侯好有子百二十餘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攷證云按史記作常與

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曰聽音樂御聲色

趙王亦曰中山王但齊注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曰稱為藩臣四

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十二年據哀王元鼎五年嗣是靖王以四年薨正四十二年三字誤也史記表傳並作四

十三年子哀王匡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哀王以元鼎六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二年是此及史表並誤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學本去米蓋誤也先謙曰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越本是也史漢表並作據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曰表作三年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始元元年嗣三年是也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曰循表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自五鳳四年至鴻嘉元年止絕三十歲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五歲不得云四十五歲也四字誤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孫利鄉侯子雲客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免固蓋安孫雲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客即固子矣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魏史表作四年

年薨下云建平三年漢紹封案自鴻嘉三年至建平二年計絕十

四歲是雲客於封後即年薨作一年薨是赴政較輕難是財附

三年袁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

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補注劉敞曰此倫封廣德
王廣川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劉奉世曰
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
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有誤錢大昕曰羅願云按表廣漢至王莽
時猶在安得遽云薨無後此廣德王倫自以廣川系紹故封攷之
廣川惠王傳可見非續中山也中山子孫侯者二十餘人不應取
於見絕之廣川明矣大昕案劉氏以此必有一誤今據羅氏辨正
則此傳薨無後以下二十三字明是衍文倫字形相近非有二
人也先謙曰倫實廣德王奉惠王後王子侯表襄隄侯聖下可證
此文誤錢

說是也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補注沈欽韓曰釋名以丹注而曰此本天子

此丹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說文姪婦

人汚見也漢律見姪變不得侍祠周壽昌曰婦人月姪不進御令

唐時尚如此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

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張已之繆幸唐姬

補注先謙曰張說非也上文明云已乃覺非程姬非待王生帝始
發席命名之意蓋因一索而得義取發祥特用志喜遂問後漢二

百年之詐叶嘉名矣 呂孝景前二年立呂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

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褒小舉

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同展帝乃呂武

陵零陵桂陽益焉補注王先慎曰通志定王墓在長沙東門外及其母唐姬墓各高三丈其間相去三丈又引明統志云定王墓

在府城東南定王發築臺於此以望母唐姬墓方與勝覽俗傳定王載米携長安土築臺述異記定王故宮有夢園真定王故園也

先謙曰史表景帝後二年不 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二王薨年與此同史記傳表則定王二十

十七年戴王二十八年未知孰是戴史表傳並作康 子頃王

鮒鮒嗣作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劬字或 十七年薨子

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曷反 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

殺二人又呂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呂棄市罪削八縣罷師古曰

官師古曰減其官 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 二年薨無

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補注先謙曰表作初元四 復立旦弟宗

是為孝王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三年薨據魯人永光二年表是此誤 子孫

人嗣王莽時絕

補注先謙曰表云繆王魯人嗣四十八年薨居攝二年舜嗣二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此傳王

莽上有脫文

廣川惠王越已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十三年表作十二年據表繆王建

元五年嗣是惠王以四年薨正十二

年史記表傳並作十二年三字誤

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諡法曰繆

四十四年薨

補注先謙曰四十四年表作四十五年據表王去征和二年嗣是繆王以元年薨正四十五年表是此誤

初齊有幸臣乘距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桑距

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

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

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

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

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補注錢大昭曰案王子侯表西熊侯明廣川惠王之子也當是繆王齊之

弟傳作

罵曰吾盡汝種矣

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

有司案驗不如王言補注

先謙曰官本無有司二字引宋

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

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

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已惠王

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補注

曰受疑當作投下文云事師受易言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

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補注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

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補注錢大昭曰後代之有門神濫觴

於此沈欽韓曰秦策范雎說秦王成荆孟賁之勇史記徐廣曰荆

一作羌羌慶字同方言大袴謂之荆卿官本卿作朝補注去好之作七尺

五寸劍被服皆效焉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

行疾字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曰為后去醫疾姬陽成昭信侍視

甚謹師古曰陽成姓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裏中刀師古曰裏中

問狀師古曰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曰鐵鉞鉞之以鉞刺

也鉞音之林反補注先疆服乃會諸姬去曰劍自擊地餘令昭信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夢見昭平等曰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音胡

反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

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補注錢大昭曰永巷二字誤南

監本閨本皆作衣服王文彬曰爾雅宮中術謂之壺疏引王肅曰

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耳史記范雎傳范雎得見於離宮伴

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是永巷之名秦已有之後代遂沿其制先

謙曰據下文昭信言修成主諸姬淫亂難禁改使大婢主永巷是

永巷二字不誤後人妄改衣服耳李鼎祚周易集解為閨寺引宋

衷注閨人主門寺人主巷是宮中之巷必有主之者永巷蓋諸姬

往來之道明貞夫人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補注先謙曰後漢馮衍傳注與

猶待也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遺之也音工

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設聞其淫我亨

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

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呂

故益不愛望卿補注先謙曰司讀曰伺益漸也疑望卿有姦漸不

益解言胡虜漸解也蘇武傳武益愈言武漸愈也本傳去益大顏注謂年漸長大也得其義矣後與昭信等飲諸

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已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

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文作呼舅為鍾引宋祁曰注文呼舅下當有姑字先謙案呼舅姑

為鍾亦非官本章聲同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

作尊聲是也嫖嫖同補注先謙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

行周流自生患補注先謙曰行周流諒非望今誰怨也言昔被愛

寵信非所望今見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

罪責無所怨也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補注先謙曰

也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竊其

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衛反補注令諸姬各持燒鐵其灼望卿

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桵杙其陰中師古曰杙壓也桵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

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般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今欲靡爛望

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與去其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

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其般其女弟都後去數召

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諧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

去刺方領繡服皮曰如今小兒御製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面皆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繡紋文工

莽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

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

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曰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諧般之凡

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迁師古曰迁逆也

逆邪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

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敖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爲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補注王先慎曰

百官表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率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注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

巷則曰永巷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簪於后補注先謙曰方言戶綰

而西謂之綰文選鮑明遠樂府注引易鄭注齊魯之開非大置酒

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簪是簪綰古通也或亦作闔

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心重結意不

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師古

積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隤音頽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已教諸姬歌

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補注

先謙曰昭信兄女名初也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

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內

史請已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

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戲者也已為樂相彊劾繫倡

關入殿門如清曰彊相名也奏狀事下攷案補注彊曰天子倡辭本為

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

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

下求其死亦同補注先謙曰都死之死即屍字省文說文屍終主

从尸从死今作尸非也史記魯世家以其死與之與此同注求其

死其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

字衍師古曰得者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

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補注周壽昌曰以廣

中漢廣川在今直隸冀州東強縣東鉅鹿即今順德府平鄉縣治相距甚近凡遺官治獄曰詔獄謂奉詔治獄也奏請逮

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

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爲去

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

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補注先謙曰謂望卿與都及其母也逆節絕理其

十五人在赦前補注先謙曰惟望卿母在赦後也大惡仍重重音直用反當伏

顯戮補注先謙曰去妻即昭信下云昭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

子徙上庸補注先謙曰去妻即昭信下云昭奏可與湯沐邑百戶

去道自般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

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于海

陽嗣

補注先謙曰海陽表作汝陽

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

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

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

補注先謙曰甘露四年至元始二年計五十三此誤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

子瘡爲廣德王

師古曰隄音丁奚反瘡音愈補注先謙曰表云靜王檢以惠王曾孫戴王子紹封按王子侯表襄隄

侯聖廣川繆王子地節四年免始元二年聖子倫以曾祖廣川惠王曾孫爲廣德王以上中山靖王傳證之作倫者是瘡檢皆誤也

聖爲繆王子戴王弟瘡爲惠王曾孫戴王從子諸侯王表誤

奉惠王後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年薨據王

赤以居攝元年

子赤嗣王葬時絕

膠東康王寄弓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

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

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兵戰守備作樓集解引應注非兵車義也鏃當爲鏃說見衡山傳

補注

先謙曰諸戰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

守之具也周壽昌曰出之出其罪也出猶脫也王溫舒傳行論無出寄於上

者出亦作脫解觀後王未被議徒以意自傷而死可證最親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

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

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補注先謙曰淮南反謀不

以聞而私作兵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泰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

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十四年

以四年薨正十四年表是此諡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

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

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狩三年五月立

立至始元三年得三十八年子夷王子夷王祿嗣十年薨補注先

祿以始元四年嗣然則武紀誤也

作十四年薨據繆王本始元年嗣是夷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
王以元平元年薨正十年此是表誤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十三年據頃王甘露四年
嗣是繆王以三年薨正二十三年表是此誤

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曰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地入

於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曰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三十三年表作三十二年據史子勃嗣

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稅曰母無

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補注先謙曰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曰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妒也媚音冒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營藥又不宿

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曰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

所具反補注蘇與曰言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

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

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待及薨六日出舍如滿日出太

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入獄

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駿問師古曰逮諸證者先謙曰官本之作也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補注先謙曰疑讀曰擬漢

所疑罪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補注

先謙曰言脩平日妒媚不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

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

親補注先謙曰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古師

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

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補注先謙曰案表勃廢平商封茂在元鼎三年紀漏書平為真定王

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

由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同據安王建昭元年嗣是孝王以永光五年薨自本始三年嗣位至永光五年

計三十三年表傳並誤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補注先謙曰二十六年表作十六年據共王陽朔二

年嗣是安王以二年薨自建昭元年至陽朔二年正十六年表是此誤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

嗣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陽表作楊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

年作十一年引宋祁曰漸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

先謙案十年表作十五年案哀王太初二年嗣是思王元年薨自

元鼎三年薨難則葬至太初元年計十一年表傳並誤史記作十

一年卒是也哀王一年薨不當作十一年史記云商以元鼎四年

立又誤也史表亦以元鼎四年為商元年以太初二年為哀王元

年則商止十年與傳十一年卒之文自相違戾且哀王止一年薨

史表於太初三四兩年書哀王二年三年誤睦睦大而傳云安世

立十一年卒果爾卒年已在史公身後何由知而書之乎史表講

誤不可悉舉讀者以其無關文義未細加詳校耳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

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補注宋祁曰漸本云二十年先謙

曰二十二年表作二十年據表勁

王元顯元年立是戴王以始元六年薨自太初三年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補注先謙曰煖表作綜相內史不昌聞太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爲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

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

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

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是故古人曰宴安爲鴆毒

師古曰左氏傳晉敬仲云晏安鴆毒不可懷也

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已百數率多驕淫

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

補注尤謙

日人當作民蓋避唐諱改凡民謂細民

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

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終

漢書五十三